



【文化观】
鸿雁传书 见字如面

□谭云

《见字如面》是一档低调而温暖的节目，它随风潜入夜，触摸着每一个人心中那团热气。谁也想不到，明星读信这样质朴的内容可以持续五季，在综艺节目绚烂如花的当下，依然可以感动千千万万行色匆匆的甲乙丙丁。在通讯发达的今天，开个直播或视频聊天，见人如面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，文字交流变得基础而廉价。“书信”这种古老的形式，在今天回看，恰因遥远和陌生才比以往更具厚度与温度。

献君王：纵横捭阖言大事

在存世的书信名篇当中，呈给君主的书信，往往因其关乎国家大事而得以流传：或旁证某些国策扭转树立的过程，或彰显谋臣大夫卓越的智慧，或表现光华绚丽的辞采，总之，这类书信具有大气磅礴、纵横捭阖的金属音色，充满古代主旋律大叙述的刚性美感，比较有代表性的如《告赵宣子书》《报燕惠王书》等，尤以李斯的《谏逐客书》最为有名。

这些政治性书信，确乎更多了一些“主义”大词和政治诉求，少了个人色彩，对于今天这样一个崇尚小我和细节的“小时代”来说，欠缺了迷人的色彩。不过，在纵横捭阖言说大事的同时，也有真情流露的片段或篇章。

“表”是臣下进上给帝王看的，属于书信范畴的公文。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安排了北伐之后官中、府中的一应人事，然后笔锋一转，恳切地谈道：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……由是感激，遂许先帝以驱驰……尔来二十有一年矣。”一灯如豆，一个须发斑白的老臣写下这段深沉的自述，半生戎马坎坷历历在目，那是怎样一种触动人心的力道？

李密的《陈情表》更是令人感动。作为蜀汉旧臣，他深知出仕司马晋家的政治风险，然而强违王命又注定以卵击石，所以大打亲情牌，不失为一手高招。父亲亡故，母亲改嫁，李密从小就由祖母抚养长大，而今祖母九十六岁，“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，人命危浅，朝不虑夕。臣无祖母，无以至今日，祖母无臣，无以终余年。母、孙二人，更相为命，是以区区不能废远。”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也算至诚至真的肺腑之言，每每令人唏嘘不已。

君主有事也写信给臣下。曹操就在给荀彧的信中表达对谋士郭嘉的追怀：“郭奉孝年不满四十，相与周旋十一年，阻险艰难，皆共罹之……欲以后事属之，何意卒尔失之，悲痛伤心。”无论如何，奸雄狡诈如曹操，在谈论自己最依赖的谋士时，那种痛心和遗憾依然溢于言表。不管曹操，他的两个值得称道的儿子曹丕和曹植，也在传世书信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文学风采，曹丕的《与吴质书》、曹植的《与杨德祖书》就是此类。

与友人：天南海北存知己

除了写给君主，更多的书信往来于友人之间。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，内容非常广泛，可以是分享一次旅行的见闻，比如吴均的《与朱元思书》。吴均将风景写在信中，寄给友人：“风烟俱净，天山共色。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。自富阳至桐庐，一百许里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。”上学的时候学习此文，始终不明白纯粹的景物描摹究竟有何价值，只是用心于“鸢飞戾天者，望峰息心；经纶世务者，窥谷忘反”这样可能包含价值判断的句子。长大后才明了，急于将好山好水分享给友人，那份纯粹的情谊和喜悦，才是友情的含义。

也可以剖白自己难以言说

的灵魂，比如《报任安书》。受了腐刑的司马迁有机会经常出入宫廷，好友任安因事获罪，写信给司马迁，希望他能在武帝身边周旋。但是司马迁已经阅尽了人间的炎凉冷暖，知道友人所托之难，便回信给任安，将自己忍辱苟活的艰难吐露无遗：“仆以口语遇遭此祸，重为乡党所笑，以污辱先人……虽累百世，垢弥甚耳！是以肠一日而九回……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！”后来任安还是被腰斩了。亏了这篇文章，我们才得以窥见司马迁纠结的内心。

也可以是蹩脚的求职信，如李白的《与韩荆州书》：“白，陇西布衣，流落楚汉。十五好剑术，遍干诸侯。三十成文章，历抵卿相。虽长不满七尺，而心雄万夫。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。此畴曩心迹，安敢不尽于君侯哉！”这是多么高傲的自我人设，然而并没有打动韩荆州的心。别急于为李白鸣不平，大凡诗心灿烂的人，往往情商是短板。即使许李白以高位，他也未必干得出色。

但更多的则是友人之间的絮絮叨叨，无拘无束地直抒胸臆，比如因为书法而存信数量颇丰的王羲之。“寒切，比各佳不？念忧劳，久悬情。吾食至少，劣劣！力因谢司马书，不具。”这是他的《寒切帖》，“吾食至少，劣劣”，这是作者糟糕的身体状况。“丧乱之极，先墓再离荼毒，追惟酷甚，号慕摧绝，痛贯心肝，痛当奈何奈何！虽即修复，未获奔驰，哀毒益深，奈何奈何！临纸感哽，不知何言。”这是他的《丧乱帖》，先人坟墓被毁，伤痛之情，甚至有些慌不择笔。有一段时间，王羲之的生活颇不得志，或许他的灵魂格外需要友人的安抚。

致爱人：一词一句总关情

无论是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”，还是“书被催成墨未浓”，情书，或许应该算是家书的一类，不谈那些谆谆教诲下一代好好成人的《诫子书》《训俭示廉》或者《傅雷家书》，只想凑热闹说一和爱相关的这一部分。说到情书，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“数字信”可能是后人杜撰的，至少语言不像汉朝人的风格。现代名流例子，比古人更好用。

“我寄你的信，总要送往邮局，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，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。”这是《两地书》里面的句子。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爱情，总有人持有异议，但单看这个句子，没有印象中鲁迅的生硬和棱角，充满了青涩初恋一般的细腻和单纯。于是，现代文学和思想史上的那一头“小怪兽”，在爱情里变得驯良和可爱起来。

比起林觉民的《与妻书》，金圣叹的绝笔信更令人回味：“咸菜与黄豆同吃，大有胡桃滋味。此法一传，我无遗憾矣！”这是有所隐喻，还是视死如归？是反讽戏弄，还是黑色幽默？一代才子的所思所想，如今变成了典故和逸闻，口耳相传。

竹木、绢帛、纸张，书信曾是人们主要的交流手段。而今，通信方式和手段的变化加快了交流的频度和广度，世界变得越来越密切，心却越来越遥远。段子说，我们有了一个可以无限存储的手机，却再也找不到可以无限畅聊的人了。我想，书信也是一样。

□邱俊霖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杜牧这首《过华清宫》可谓无人不知。在唐朝，南方的荔枝要送到京城长安，靠的便是驿站系统，这也突出了古驿站的一个重要功能：物资运输功能。

荔枝这种水果，好吃但非常容易变质。在唐朝，长江三峡一带也有荔枝出产，白居易任忠州（今重庆忠县）刺史时就写过一篇《荔枝图序》，其中介绍：“若离本枝，一日而色变，二日而香变，三日而味变，四五日外，色香味尽去矣。”《唐国史补》中提到：“杨贵妃生于蜀，好食荔枝。南海所生，尤胜蜀者，故每岁飞驰以进”。

蜀地长大的杨贵妃从小就爱吃荔枝，岭南的荔枝质量和口感要比当时蜀地的好不少，所以每年荔枝上市时便让驿使快马加鞭运入京城。《新唐书》说：“（荔枝）味未变已至京师。”在三天左右的时间便要将岭南的荔枝运输到当时的京城长安，这可能是中古时代世界快递速度的“天花板”了。

但岭南距离当时的首都长安很远，有学者研究过，岭南到长安近5000里路程，唐朝规定邮驿速度最快为日驰500里。可唐玄宗不惜代价以最高规格来保障这项任务：马和骑手在沿途驿站接力传送，以最快速度冲刺，日夜兼程，一天跑满24个小时，速度肯定在日驰500里以上，在三五天把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并非不可能，所以叫作“飞驰”。

此外，这还得考验保鲜技术，聪明的古人们创造了不少水果的保鲜方法。杜甫曾提到过柑果的保鲜方式：“结子随边使，开筒近至尊。”就是将新鲜水果装入空竹筒内密封，这应该是当时挺流行的一种保鲜方式。用这种密封方式运送荔枝，内部氧气逐渐减少，二氧化碳逐渐增加，抑制了果实本身的新陈代谢，从而达到了保鲜的目的。而竹筒表面坚硬，可避免荔枝在驿运中被挤压变形。也正是因为密封，所以在运送途中“无人知是荔枝来”。

其实唐玄宗和杨贵妃并不是最早动用国家机器来运送水果的人，这种事情早有先例。比如《后汉书·帝纪》中就有相关记载：“南海献龙眼、荔枝。十里一置，五里一堠，奔腾阻险，死者继路。”南方的龙眼、荔枝要趁着新鲜运到京城，途中需要不断换人换马，导致许多“快递小哥”累死在了路上。

除了水果，古代的快递还可以运送水产海鲜。同样是在唐代，当时平原

郡（今山东境内）的螃蟹特别有名。唐代人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里记载：“平原郡贡糖蟹，采于河间界。每年生贡，斩冰火照，悬老犬肉，蟹觉老犬肉即浮，因取之。一枚直百金。以毡蜜束于驿马，驰至于京。”

螃蟹通常秋冬季节上市，而河间地区靠北，天凉得早，为了给皇帝进贡鲜活的螃蟹，地方上的老百姓必须在夜间举火照明凿开冰层，将肉悬在水中诱捕螃蟹，所以这种螃蟹一只价值上百金。捕到螃蟹之后，立即用毛毡包裹起来捆绑到驿马上，快马加鞭，昼夜兼程，趁着螃蟹还鲜活的时候运抵长安。

到了明朝，统治者特别喜欢吃鲥鱼，于是，他们的快递清单中又多了一项，那就是新鲜鲥鱼。鲥鱼每年4-6月从长江入海口回到淡水繁殖，产卵后再回到大海，捕捞期短。为了快递鲥鱼，明代在南京专门设置了鲥鱼厂，而且在鲥鱼厂建设了冰窖，每年鱼汛来临时，便征发附近渔户捕捞鲥鱼，精选后从冰窖取冰，将鲥鱼冰冻保鲜。

《万历野获编》记载：“然诸味尚可稍迟，惟鲜鲥则须以五月十五进鲜于孝陵，始开船，限定六月未旬到京，以七月初一荐太庙，然后供御膳。其船昼夜不停，所至求冰易换，急如星火。”贡船沿着大运河昼夜不停地行驶，路上不断补给和添加冰块，必须在六月底前送到北京，赶上七月初一的太庙祭祀，然后供给给御膳房。明代万历年间的大臣于慎行曾经被皇帝赏赐过新鲜的鲥鱼，他还忍不住赋诗一首歌颂道：“六月鲥鱼带雪寒，三千里路到长安”。

清朝初期快递鲥鱼的方式更加离谱，康熙年间要求鲥鱼出网后冰镇装匣，经陆路马不停蹄送往京城，每三十里设一站，昼夜不息，要求三天之内将鲥鱼从长江沿岸送到京城，保证鱼质鲜美。这对“快递小哥”们来说无疑是沉重灾难。清代人沈名荪有一首《进鲜行》，就是专门讽刺过这件事儿：“三千里路不三日，知毙几人马几匹。马伤人死何足论，只求好鱼呈至尊。”虽然古代的快递确实快，可用国家机器来满足统治者的口腹之欲，这的确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儿。

好在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封建统治者这般荒唐，比如有的人就很浪漫。南朝宋时的诗人陆凯曾经快递给自己的好友范曄一枝梅花：“折花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”诗人用“一枝春”代指梅花，表达了自己对朋友深情的思念和良好的祝愿。

【短史记】
古代的『生鲜快递』有多快

投稿邮箱：qlwbxujing@sina.com